今天：私家婦科掛號好貴

小二今去婦科病院（日本稱「醫院」）爲病院），還是雷白卡同我一道去的，在青山一丁目，乃平地的碧綠小山崗上。在亞洲會館附近不遠。「先見產科醫生中野裕子，她是我們酒樓的熟主顧，介紹了許多擁滿月酒的客人。」雷白卡首先同小二掛號。這是私家高等產科，不比一般國立病院——凡有社會保險之日籍客人，雖住院、開刀，幾等於免費，有如香港之官員家屬到瑪麗醫院。僅掛號、尤其外國人，已經五千元（三百七十港元）。雷向掛號交一她的名片，說明昨有電話約見中野先生（日文「先生」即醫生，與「老師」同，不分男女）。已不分先後，只坐了十分鐘即叫號，我在小廳等，雷陪她入去。

看帶來的早報「每日新聞」，始知「橫濱每日新聞」創刊就在「國鐵」紅磚，橫濱至東京新橋的日本的第一條國鐵的先一年，明治四年——一八七一年，也是普法之戰的先一年。——「到現在一一六年，早於國鐵一年」。在短文中讀到，非常有感。心想：「離四歲的光緒登基還有四年，老大中國的左宗棠還在西北用兵，曾國藩死於南京的先一年呢！四十年後，始有武昌起義！我們就誤了青春，若照老毛死後，暴寒四人帮成擒和林彪、葉華、林立果北逃墜機八男一女跌死，然後有今日的鄧小平的開放，恰好與『每日新聞』、與『日本國鐵』一樣——一百一十五六年了！」

「呃！怎麼出神了？」小二已經同雷白卡出來，我一驚。原來用電腦查了胎位，輸血，明天打電話來問。我們直返新橋幸町大街的酒樓分店，在頂樓雷白卡的洋台屋頂花園的客堂休息，這裡內間有臥房、浴間，是爲她這分店總支配人午休用的。地方大，向南，陽極好，大盆缸的古松和春花，顯得清而且雅室，還有禮堂作喜事和壽堂之用。」小二沒趕上香港灣仔當年的「英京酒家」，近年連尖東區，也嫌擠迫了，而且新廈內部每層不夠高敞，全憑冷氣機調節。這裡每層高大，雖然也用調節。小二入臥房休息，雷白卡向樓下通電話——「我下來，換她上來吧……」她告知我：「袁姐來了，我下去。現在十一點多，回頭將午飯開上來吃，就我們四個人。周姐今日在總店當班，今晚兩邊都有喜慶擺酒。」她匆匆乘單用電梯走了。

三〇九：爲銀而已

麥仔笑曰：「搞賽咁大氣魄，上台有得打，即是有得威，又何必自己搞。」

麥仔曰：「又係，但佢叫價太貴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計我講好值得，一萬五千而已。」

麥仔曰：「你又話問佢叫佢自己銷飛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我找佢幾次，冇法子搵到佢。」

麥仔曰：「如果佢搞賽，一定叫你帮拖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可能喇！」

麥仔笑曰：「我不會阻碍你發達，但希望你遵守諾言，不可將本會戰績部署晒畀人知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挑，我係個種人？」

麥仔曰：「好難講，人不爲己天誅地滅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放心喇，老紐，如果我帮人，亦係有利於你。」

麥仔曰：「挑，對我有乜着數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收到風可以報料你知。」

麥仔笑曰：「咁你亦可以報料畀人知啫。」

尿坑華聽出阿麥話中有話，聲大大，曰：「老紐，你即是話我向人報料？我阿華又點會呀！」

麥仔曰：「我係話，你亦可以向人報料而已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就算我去帮人手，亦係爲銀而已，倒轉對你有利。」

麥仔冷笑，曰：「對我有利咩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可以報料而已，然也，我可以收到料，報畀你知。」

麥仔曰：「咁即是做鬼仔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老紐，對你有利就眞，你詮下。」

麥仔曰：「點都好，如果你有意思帮人，我不反對，亦歡迎你繼續帮下我。」

不過麥仔好失敗，佢信袁野信到十足，誰知袁野亦諳準時勢，與尿坑華同一個徒弟阿藍，另起爐灶。

三四四：值二百五十萬

思索了好一段日子。

轉眼過了三天，王先生打來電話，約朱迪到珠寶行去商談賣鑽戒的事。

「你沒有把它存回銀行保險箱？」王先生見她拿着鑽戒便問，「安排好了沒有？」

「我沒有存入銀行，因爲我急於出售它。」朱迪頓了頓，「安娜？我暫時還未通知她。王先生打來電話，約朱迪到珠寶行去商談賣鑽戒的事。」

「